

經部

大易擇言卷二十六

上元程廷祚撰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正義 伊川程子曰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已日然後人心信從弊壞而後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而利於正道則

得去故之義无變動之悔乃悔亡也革而无甚益猶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紫陽朱子曰革變革也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少二女合為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為革也變革之初人未之信又以其內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說之氣故其占為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

矣

蒙齋李氏曰已日者已可革之時也先時而革則人疑而罔孚故已日乃孚元亨利貞者謂窮則變固有大通之道而利於不失政也正則其悔亡矣

辨正 愚案事不至可革之甚聖人未敢輕動已日乃孚亦如天時春必已盡然後革而為夏也先儒據輔嗣即日不孚之說以為革之已日其義未安況六二明言已日乃革 折中謂卦辭爻辭不應互異洵

定論矣

通論 何氏元子曰巳日即六二所謂巳日也乃孚即九三九四九五所謂有孚也悔亡即九四所謂悔亡也所以云巳日者變革天下之事不當輕遽乃能信孚於人乃難辭也下三爻方欲革故而為新故有謹重不輕革之意上三爻則故者已革而為新矣九四當上下爻之交正改命之時故悔亡獨於九四見之即彖傳所云革而當其悔乃亡也

存異漢上朱氏曰巳日先儒讀作已事之已當讀作戊巳之巳十日至庚而更更革也自庚至巳十日浹矣巳日者浹日也（案此說近鑿學者從先儒可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正義伊川程子曰澤火相滅息又二女志不相得故為革

息為止息又為生息物止而後有生事之變革人心豈能便信必終日而後孚在上者於改為之際當詳告申令至於巳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雖強之行不能成也文明以説以卦才言革之道也離為文明兌為説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説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能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天地隂陽推遷變易而成四時萬物於是生長成終各得其

宜革而後四時成也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象謂之革命湯武之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也故賛之曰革之時大矣哉

餘論

紫陽朱子曰革之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上則水滅了火不見得火炎則水涸之義澤中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

又曰革是更革之謂到這裏須盡翻轉更變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之者謂

扶衰救弊逐些補緝如錮露家事相似若是更革則須徹底從新鑄造一番非止補其罅漏而已

雲峯胡氏曰彖未有言悔亡者唯革言之革易有悔也必革而當其悔乃亡當字即是貞字一有不貞則有不信有不通皆不當者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正義 會稽虞氏曰歷象謂日月星辰也天地革而四時成故君子以治歷明時也

伊川程子曰水火相息爲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

餘論 紫陽朱子曰治歷明時非謂歷當改革蓋四時變革中便有個治歷明時的道理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正義 新蔡干氏曰在革之初未可以動故曰鞏用黃牛之

革

劉氏長民曰下非可革之位初非可革之時要在固守中順之道而不敢有革也

伊川程子曰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慎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於事初則无審慎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則下也无時无援而動於下則皆有僭妄之咎而无體勢之重以才則離體而陽也離性上而剛體健皆

速於動也其才如此有為則凶咎至矣蓋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與順也鞏局束也革所以包束黄中色牛順物鞏用黄牛之革謂之中順之道自固不妄動也不云吉凶何也曰妄動則有凶咎以中順自固則不革而已安得便有吉凶乎

紫陽朱子曰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有為故為此象鞏固也黄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其占為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為

聖人之於變革其謹如此

辨正

愚案六二言巳日乃革之則初爻乃當革而未可即革之時也鞏用黄牛只重時未可革若以位與才言則在巳先有自用自專之弊勢不足以有為矣追問其事之當革不當革乎程傳義有未安

餘論

折中曰彖更改之義有取於革者革鳥獸之皮也鳥獸更四時則皮毛改換堯典希革毛毨之類是也六爻

取象於牛虎豹者以此牛之皮至堅韌難以更革者也以之繫物則固故遯二之執用者似之以之裹物則密故革之鞏用者似之

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

正義 東谷鄭氏曰當革之始遽革而人未必信固執中順之道循理而變通可也自我有為不可也於革之初言之欲其謹於始也

通論 雲峰胡氏曰革取卦名而義不同猶噬嗑而取市合

之義也易道尚變故貴之爻有不貴者存損之爻有不損者存而革亦不專言革也反其義而黄牛之革六柔順而二中正中順之道所固有也革初九鞏用黄牛之革離性上而剛不中中順之道所不足也不可有為惟可固守順之道而已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正義 紫陽朱子曰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有應於上於是可以革矣然必已日然後革之則征吉而

无咎戒占者猶未可遽變也

辨正 愚案爻辭多於本爻上下隔位取象如初九時未可革曰鞏用黄牛黄中色牛順物言當以柔中之道處之此取象於六二也六二雖以柔居中而聖人猶不欲其輕革曰巳日乃革言當終此一卦以起革言三就之義此取象於九三也云巳日以見不在此爻而又云乃革以致審慎之意此所以征吉而无咎也解者以為此爻即當革位似覺太早而

於九三猶言征凶九四方言改命之義俱不得其次序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正義石澗俞氏曰未當革而遽往適以滋獘耳何嘉之有必往於巳日當革之時則其有嘉美之功行釋征字嘉釋吉无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正義伊川程子曰九三以剛陽為下之上又居離之上而

不得中躁動於革者也在下而躁於變革以是而行則有凶也然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可不為也在乎守貞正而懷危懼順從公論則可從之不疑革言猶當革之論就成也合也審察當革之言至於三而皆合則可信也言慎重之至能如是則必得當乃有孚也已可信而衆可信也如此則可以革矣在革之時居下之上事之當革若畏懼而不為則失時為害唯當慎重之至而自任其剛明審

稽公論至於三就而後革之則无過矣

藍田呂氏曰九三居下體之上自初至三偏行三爻故曰革言三就至於三則民信之矣故有孚

紫陽朱子曰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者也故其占有征凶貞厲之戒然其時則當革故至於革言三就則亦有孚而可革也

辨正 愚案内卦三爻皆言改革之難初九无論矣六二以柔處中而不輕於言革遂得征吉无咎九三剛不

當位易有輕躁之失其德正與六二相反征凶謂必不吉也貞厲謂不能无咎也惟審度至於再三則可以取信於天下而後可以言革矣大意皆謂不可輕革先儒反以貞厲為固守不變殊失本旨

餘論

泉峯龔氏曰九三以過剛之才躁動以往則凶處當革之時貞固自守則厲惟於改革之言詳審三就則既无躁動之凶又无固守之厲得其時宜所以可革也

雲峰胡氏曰以其過剛也故恐其征而不已則凶以其不中也又恐其一於貞固而失變革之義則厲故必革之言至於三就審之屢則有孚而可革矣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正義　伊川程子曰稽之衆論至於三就事至當也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順理時行非已之私意所欲為也必得其宜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正義會稽虞氏曰將革而謀謂之言革而行之謂之命

陸氏希聲曰革而當故悔亡也為物所信則命令不便於民者可改易而獲吉

劉氏長民曰成革之體在此一爻且自初至三則革道已成故下三爻皆以革字著於爻辭至於四則惟曰悔亡有孚改命吉也

伊川程子曰九四革之盛也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

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繫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剛柔相際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為也謂革之也

紫陽朱子曰以陽居陰故有悔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乃革之時而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然又必有孚然後革乃可獲吉明占者有其德而

當其時又必有信乃悔亡而得吉也

辨正 愚案諸家皆以命為命令以理測之改命即彖傳之所謂革命也國家受命以興德衰則當改而非其人之德足以服乎天下之心則革而不當且有受其凶既者矣乃可以言吉乎九四居革言三就之後已交說體是革道之成也故曰改命吉九五上六則既革之後矣

通論 雲峰胡氏曰自三至五皆言有孚三議革而後孚四

有孚而後改深淺之序也五未占而有孚積孚之素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誠既至則上下信矣革之道以上下之信為本

泉峰龔氏曰信志即有孚之謂革以有孚為本信足以孚乎人心則可以改命而得吉矣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正義伊川程子曰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過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變龍虎大人之象也以大人中正之道變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

紫陽朱子曰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毨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為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而得此則有此應

然亦必自其末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耳

通論　泉峰龔氏曰革以孚信為主故彖與三四皆以孚信言至五之末占有孚則不言而信而无以復加矣

餘論　東谷鄭氏曰革之道久而後信五與上其革之成乎五陽剛中正居尊而說體盡革之美是以未占而有孚也其文曉然見於天下道德之威望而可信若卜筮罔不是孚虎變之謂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事理明著其虎文之炳炳明盛也天下有不孚乎

愚案大人虎變湯武是也以不得已之心而行順天應人之事其心迹昭然明著於天下故曰其文炳也使少有暗昧之私而為天下所難知難明則操莽之鬼蜮而非湯武之虎變矣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衡水孔氏曰居革之終變道已成君子處之雖不能同九五革命創制如虎文之彪炳然亦潤色鴻業如豹文之蔚縟故曰君子豹變也小人革面者但能變化其顔面容色順上而已革道已成宜安静守正更有所征則凶居而守正則吉（案君子豹變孔氏解是）

紫陽朱子曰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不可以往而居正則吉變之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過故占者如之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正義 石澗俞氏曰小人居革之中皤然嚮道以順從君无不心悅而誠服或者乃謂革面而心不革非也

通論 藍田呂氏曰上六與九五皆革道已成之時虎之文修大而有理豹之文密茂而成斑其文炳然如火之照而易辨也其文蔚然如草之暢茂而叢聚也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正義　紫陽朱子曰鼎烹飪之器為卦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上陽為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為鼎下巽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有内巽順而外聰明之象故其占曰元亨

辨正　伊川程子曰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止當云元亨文羨吉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彖復止言元亨其羨明矣

通論

山齋易氏曰易之諸卦皆有象取諸物以名卦者鼎與井而已井以木巽水鼎以木巽火二卦以養人為義故皆以實象明之

雙湖胡氏曰自元亨外无餘辭唯大有與鼎

折中曰案上經頤卦言養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然則王者之所當養此兩端而已下經井言養鼎亦言養然井在邑里之間往來行汲養民之象也鼎在朝廟之中燕饗則用之養賢之象也養民者存乎政行

政者存乎人是其得失未可知也故井之象猶多戒辭至於能養賢則與之食天禄治天職而所以養民者在是矣故其辭直曰元亨與大有同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正義衡水孔氏曰此明鼎用之美亨飪所須不出二種一供祭祀二當賔客祭祀則天神為大賔客則聖賢為

重享帝尚質特牲而已故直言亨聖賢養須飽飫故言大亨也

伊川程子曰卦之為鼎取鼎之象也以木巽火以二體言鼎之用也以木巽火以木從火所以烹飪也鼎之為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亨以享上帝大烹以養聖賢聖人古之聖王大言其廣也上既言鼎用之矣復以卦才言人能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下體巽為巽順於理離明

而中虛於上為耳目聰明之象凡離在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以明居尊而得中道應乎剛能用剛陽之道也五居中而又以柔而應剛為得中道其才如此所以能元亨也

愚案鼎者養人之器取以卦名以鼎喻天下也天下非聖人不可有故遂言聖人祀天養賢之事以上下卦體言曰巽而明以爻位言曰得中而應乎剛

剛者天德能巽天以從天德而後可以有天下也

卦體爻位如此故彖辭直曰元亨與大有同矣

耳目聰三字宜行彖傳中言卦才无此例

象曰木上有火君子以正位凝命

正義 臨淄房氏曰鼎者神器至大至重正位凝命命法其重

大不可遷移也

紫陽朱子曰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猶凝至

道不凝之凝傳所謂協於上下以承天休者也

秋山王氏曰鼎形端而正體鎮而重君子取其端正之象以正其所居之位使之愈久而愈安取其鎮重之象以凝其所受之命使之愈久而愈固

雲峰胡氏曰鼎之𦉪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實君之位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命

通論

東谷鄭氏曰革以改命鼎以定命知革而不知鼎則天下之亂滋矣

初六鼎顛趾利用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愚案初爻在下故為趾以其柔也故為顛鼎而顛趾似非所宜然其中之否惡因是而出則亦鼎之利也鼎居革後此爻適際其間有除舊布新之象焉舊盡於上而新生於下必有崛起側陋而纘承大統者如舜禹之起於匹夫湯武之興於侯服不必論其始之賤也因妾而得其子復何咎乎又鼎腹有室象趾之顛室之側也故為得妾之喻舊解未確○无咎重以其子

存疑　伊川程子曰六在鼎下趾之象也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顛之象也○又曰初六本无才德可取故云得妾言得其人則如是也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鼎覆而趾顛悖道也然必非為悖者蓋有傾覆否惡之時也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

愚案去故而納新即舍賤從貴之義程傳甚確又以

柔從剛巽之本體從貴即謂從剛此傳釋出否而

得妾之說亦在其中

餘論

陸氏希聲曰趾當承鼎顛而覆之悖也於是出其惡

故雖覆未悖猶妾至賤不當貴以其子故得貴焉

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是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辨正

愚案九二在內卦之中所以實鼎者此也故曰鼎有

實鼎者大器人之所爭我有是鼎而无德以堪之

則天下皆起而我仇我疾矣二剛而中能以德守
罷使天下興愛戴之誠泯憎怨之心則雖有欲問
是鼎者而无由至其前矣故曰我仇有疾不我能
即其吉為何如乎仇傳曰怨耦是也舊解意似未
安

存疑 伊川程子曰二以剛實居中鼎中有實之象鼎之有
實上出則為用二陽剛有濟用之才與五相應上
從六五之君則得正而其道可亨然與初密比

陰從陽者也九二居中而應中不至失正已雖自守彼必相應求故戒能遠之使不來即我則吉也

紫陽朱子曰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於惡而為仇矣二能以剛中自守則初雖近不能以就之矣是以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辨正 愚案慎所之猶言不可以不擇術也終无尤釋不我

能即之意

存疑 伊川程子曰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二不能暱於初而上交六五之正應乃是慎所之也我仇有疾舉上文也我仇對已者謂初也初比已而非正是有疾也既自守以正則彼不能即我所以終无過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正義 紫陽朱子曰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然以

過剛失中又居下之極為變革之時故為鼎耳方革而不可舉移雖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為人之食然以陽居陽為得其正苟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矣占者如是則初雖不利而終得吉也

愚案方雨虧宜句悔宜句耳宜在上三猶居下卦適當鼎腹而未及於耳之用故為鼎耳革猶足本在下四已交上卦亦適當鼎腹而不及於足之用故

為鼎折足也鼎之行以耳鼎既无耳則凝滯於此而不可行矣鼎耳革其行塞以喻有天下者廢聽善之具而阻公正之階也雉膏不食以喻雖有至道而不知其美也方雨而虧以喻擁膏澤而不被於物也皆言其巽極而躁剛而不中以失持鼎之義也然處羣剛之間或能翻然而自覺其誤則終邀其吉亦理之所有當此不可以不知悔矣故曰悔

終吉

存疑 伊川程子曰鼎耳六五也為鼎之主三以陽居巽之上剛而能巽其才足以濟務然與五非應不得於君則其道何由而行革變革為異也三與五異而不合也其行塞不能亨也

象曰鼎而革失其義也

辨正 愚案不曰无耳而曰耳革者明非无耳雖有耳而不為之用也然自是而為廢鼎矣故曰失其義也猶不能聽正言行正道則為失有天下之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正義 山陽王氏曰渥沾濡之貌也既覆正餗體為沾濡知小謀大不堪其任受其至辱災及其身故曰其形渥凶也

漢上朱氏曰其形渥羞赧之象澤流被面沾濡其體也

通論 雲峰胡氏曰初未有鼎實故顛趾而出否四已有鼎實故折足而覆餗

餘論 安定胡氏曰夫鼎之實必有齊量不可以盈溢若過盈溢則有覆餗之凶君子之人雖有才德亦有分量若職事過其才分則有隳官之謗矣

東坡蘇氏曰鼎之量極於四其上則耳矣受實必有餘量以為溢地也溢則覆矣

存疑 紫陽朱子曰晁氏云形渥諸本作刑剭為重刑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大臣當天下之任必能成天下之治安

則不誤君上之所倚下民之所望與巳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期乃所謂信也不然則失其職誤上之委任得為信乎故曰信如何也

紫陽朱子曰言失信也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

正義山陽王氏曰居中以柔能以通理納乎剛正故曰黄耳金鉉利貞也耳黄則能納剛正以自舉也

秋山王氏曰黄中色謂五之中也金剛德謂上之陽

也主一鼎者在乎耳耳不虚中則鼎雖有鉉而无所措耳而无鉉則鼎雖有實而无所施故鼎之六五虛其中以納上九陽剛之助而後一鼎之實得以利及天下猶鼎黄耳得金鉉也曰利貞亦以陰居陽而有此戒

辨正 雙湖胡氏曰程傳及諸家多以六五下應九二為金鉉本義從之然猶舉或曰之説謂金鉉以上九言竊謂鉉所以舉鼎者也必在耳上方可貫耳九二

在下勢不可用或説為優然上九又自謂玉鉉者金象以九爻取玉象以爻位剛柔相濟取

愚案舉天下者心猶鼎之舉以耳也治心者道猶耳之貫以鉉也非耳无以受鉉黄耳金鉉言能虚中以聽於道則可以勝天下之重矣鉉與耳相連金鉉應指上九不得下取九二輔嗣最重應例於此亦否義不同也

通論

童溪王氏曰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之

象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

存疑

紫陽朱子曰五於象為耳而有中德故云黄耳金堅剛之物鉉貫耳而舉鼎者也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利在貞固而已或曰金鉉以上九而言更詳之

象曰鼎黄耳中以為實也

正義

吳郡陸氏曰得中承陽故曰中以為貴

白雲郭氏曰中以為實者六五陰虛以黄中之德為

實也猶坤之六五美在其中之道也

象曰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井與鼎以上出為用處終鼎功之成也在上鉉之象剛而温者玉也居成功之道唯善處而已剛柔適宜動静不過則為大吉无所不利矣

通論 山齊易氏曰鼎與井其用在五而其功皆在上井至上而後為元吉鼎至上而後為大吉皆所以全養人之利者也

雲峰胡氏曰上九一陽橫亘乎鼎耳之上有鉉象目六五之柔而視上九之剛則以為金鉉上九下得六五之柔則以為玉鉉

愚案五耳象也上鉉象也五言耳而兼言鉉者言有五之黄耳而後可以受鉉非謂五既為耳又為鉉也至若五上視上九而為金鉉上下視六五而為玉鉉耳與鉉二物相為用而不可解故有此象而因以喻剛柔相濟之道其實金鉉玉鉉皆上九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正義　横渠張氏曰剛柔節謂五承之也

伊川程子曰剛而温乃有節也上居成功致用之地而剛柔中節所以大吉无不利也

辨正　愚案剛柔節當以五上二爻相為用說非上九以剛居柔之謂也

大易擇言卷二十六

大易擇言卷二十七

上元程廷祚撰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正義 紫陽朱子曰震來當震之來時也虩虩恐懼驚顧之貌震驚百里以雷言匕所以舉鼎實鬯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不喪匕鬯以長子言

也此卦之占為能恐懼則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

虚齋蔡氏曰震来當震之来時也以心言謂事之可懼而吾懼之也虩虩所以狀其震来凡有所事者皆當懼懼便是震来也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執事便敬所以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

餘論 新蔡干氏曰祭禮薦陳甚多而經獨言不喪匕鬯者匕牲體薦鬯酒人君所自親也

安定胡氏曰百里雷聲之所及也匕者宗廟之器以棘木為之似畢而无兩岐所以舉鼎之實而升于俎也鬯者以鬱金草和酒而有芬芳調鬯之氣

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正義 紫陽朱子曰恐致福恐懼以致福也

辨正 紫陽朱子曰程子以為邇也下脱不喪匕鬯四字今

從之或出即卷字之誤

愚案震初受體于乾而主動者也卦中陽爻為道心之動陰爻為人心之動而全卦又有道心能自奮于人心之象故彖辭直斷之曰亨而傳不更釋也震来指心之動心之動非一端而獨言恐懼者恐懼乃道心之生而人之所以免於憂患者也震来虩虩言存于心者不敢放也笑言啞啞言發于身者不敢肆也至于人之存心初不必實有患害而

後生其恐懼震驚百里言危在于至遠而懼形於至近故能不喪匕鬯如此則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而終獲其福矣於此見震之動於天德也○啞啞益收歛之意舊解或以為盛或以為自若皆誤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正義伊川程子曰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為洊雷君子觀洊雷威震之象以恐懼自修飭循省也

餘論平菴項氏曰恐懼修省所謂洊也人能恐懼既震矣

又修省焉洊在其中矣

雲峯胡氏曰恐懼作于心修省見于事修克治之功

省審察之力

折中曰案恐懼修省者君子之洊雷也非遇雷震而恐

懼也須從項氏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正義會稽虞氏曰初位在下故言後

伊川程子曰初九在卦之下處震之初若能以為恐懼而周旋顧慮虩虩然不敢寧止則終必保其安吉故後笑言啞啞也

餘論

徂徠石氏曰初九有陽明之德居震之始是能先戒懼者故繇彖所言此爻當之

雲峯胡氏曰初九在內卦之下震之主也故辭與卦同葢震之用在下而重震之初又最下者所以為震之主也

愚案爻辭于笑言啞啞特加後字此用意所在世故有初心本知戒謹未幾而繼之以放肆者所謂始未嘗不肅愼後稍怠慢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震來而能恐懼周顧則无患矣是能因恐懼而致福也因恐懼而能自修省不敢違於法度是後有法則而能保其安吉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辨正

愚案六在震卦為人心之動六二震來厲乃所謂人心惟危也億者多也貝人之所寳猶陽徳之足重也今二不見剛是自失其陽徳猶人之喪其貝而且多之象也九陵峻險幽暗而背乎陽二以陰柔動乎剛上是又躋于九陵之象也此皆言人心之危以明震來厲之義也然人心愈動則愈危而道心益不可見勿逐七日得言誠能安靜自不久而得其道心矣此文舊觧俱誤

存疑伊川程子曰六二居中得正善處震者也而乘初九之剛震剛動而上奮孰能禦之厲猛也危也彼來既猛則已處危矣億度也貝所有之資也躋升也九陵陵之高也逐往追也以震來之厲度不能當而必喪其所有則升至高以避之也二之所貴者中正也遇震懼之來雖量勢巽避當守其中正无自失也卦位有六七乃更始時過事已則復其常故云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辨正 愚案乘剛者言背乎陽德而出其上也言乘剛則喪貝躋陵之危皆在其中矣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辨正 愚案蘇蘇微動之貌六三上親九四與二之乘剛者異然其材劣弱知有陽德而不能從故為震蘇蘇之象震行无眚勉之以動而從剛也

楊氏文源曰震而不行徒震耳行者改圖也此恐懼

所

存疑 伊川程子曰蘇蘇神氣渙散自失之狀三以陰居陽不正處不正于平時且不能安况處震乎若因震懼而能行去不正而就正則可以无過眚過也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辨正 愚案位不當者猶言不勝其任也言六三不能動而從剛其材有以使之然也

九四震遂泥

正義伊川程子曰九四不中不正陷溺于重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故云遂泥泥滯溺也遂无反之意震道亡矣豈復能光亨也

通論平菴項氏曰初九以一陽動乎二陰之下得震之本象故其福與卦辭合九四以一陽動乎四陰之中則震變成坎震而遂陷于泥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陽者剛物震者動義以剛處動本有光

亨之道乃失其剛正則陷于重陰以致遂泥云未光見陽剛本能震也以失徳故泥耳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辨正愚案六五之動介于天人之際有往而出于危者亦有来而入于危者故曰往来厲然其所處正在于高明之地非六二所可比故終不至以人心汩其道心而大喪其所有事也二曰来厲五曰往来厲其危之輕重不居然可見歟○彖爻二辭毋以喪

與不喪爲言蓋心動乃得喪之機而動之不善即有非所可喪而喪者矣可不慎乎

存疑 紫陽朱子曰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也以其得中故无所喪而能有事也占者不失其中則雖危无喪矣

象曰震往来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辨正 愚案危人心也中道心也危行謂行于危所謂往来厲也其事在中大无喪者言六五之危行已不能

无所喪矣非知中之在我而固守之其所喪不至于大乎大即爻辭所謂億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正義山陽王氏曰居震之極求中不得故懼而索索視而矍矍无所安親也而復征焉凶其宜也若懼鄰而戒合于備豫故无咎極懼相疑故雖婚媾有言

東谷鄭氏曰上以陰柔之資而居一卦之上其中无

所得不能自安故震索索而氣不充視矍矍而神不固人之過于恐懼者固无足取若能舉動之際覩事之未然而知戒亦聖人之所許也

趙氏光大曰陰處震極故當震之來志氣消沮瞻視徬徨驚懼之甚也以是而行其志先亂凶也所以然者以不能圖之于早也若震未及身而方及鄰之時恐懼修省豫為之圖則自无索索矍矍之咎矣

愚案上六道心无存而人心之動已極故爲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行凶可知矣震不于其躬于其鄰即驚遠懼邇之意然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乃陽剛之事此則勉陰柔以知懼而已婚媾有言先儒有以爲衍文者　折中謂占戒之外反言以决之之

辭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正義　紫陽朱子曰中謂中心

愚案中謂道心初九是也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正義兼山郭氏曰人之耳目口鼻皆有欲也至于背則无欲也内欲不動則外境不入是以行其庭不見其人也不獲其身止其止矣不見其人止于行矣内外兼止故人欲滅而天理固存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其艮其背之謂乎

紫陽朱子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

又曰艮其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惟背不動取止之義止其所則廓然而大公

又曰明道云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說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所當止也

問艮其背不獲其身曰不見有身也行其庭不見其

人曰不見有人也曰不見有身不見有人所見者
何物曰只是此理
象山陸氏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无我行其庭不見其
人无物
辨正
紫陽朱子曰四句只略對艮其背一句是腦故彖傳
中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段工夫
全在艮其背上人多將行其庭對此句說便不是
了行其庭只輕帶過緣艮其背了則自然不見有

已也不見有人故云此四句只略對

愚案艮之為止其義有二一則止其所當止也一則止其所止而不遷也而意亦一貫惟止其所當止而不遷是以謂之止也至於止雖一定不易之名而實有萬變不測之用葢即唐帝之所謂執中而子思之所謂時中也故彖辭兼行止言之而彖傳則曰動静不失其時葢非物我兩忘則有膠于一偏之獘而流于子莫之執中矣程傳以孔子仕止

久速皆當其可當之最爲確切朱子以爲主靜又引文王之止于仁敬孝慈似失之矣○案程傳内欲不萌萬物不接亦即物我兩忘之意朱子駁之過矣

存疑紫陽朱子曰不獲其身如君止于仁臣止于忠但見得事之當止不見此身之爲利爲害纔將此身預其間則道里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爲不見此身方能如此

愚案朱子此論義理不為不精然彖辭四句一言靜則不見有我一言動則不見有物益靜而見有我則不能動動而見有物則不能靜皆非時止時行之義而有累于艮者也觀彖傳所釋自明如朱子之言于不獲其身尚遠又何以為不見其人乎以此知訓經之確與未確不在談理之精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艮為止止之道唯其時行止動靜不以時則妄也不失其時則順理而合義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動靜合理義不失其時也乃其道之光明也君子所貴乎時仲尼時止久速是也艮體篤實有光明之義

又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時行對時止而言亦止其所也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所也

紫陽朱子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行固非止然行而不失其理乃所以為止也

又曰艮其背是止于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止于動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雙湖胡氏曰艮一陽見于二陰之上陽明著見陰莫得而掩蔽之故艮獨稱光明此解最確

折中曰案釋名之下先著四句亦所以為釋辭之端時止則止則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也時行則行則所

謂行其庭不見其人也

愚案上下敵應乃八純卦之所同而不相與則艮之所獨以艮取義于止卦則內外皆止也又如賁之文明以止咸之止而說之類則仍有相為用之意而此卦不然故曰不相與也

辨正 平菴項氏曰卦辭為艮其背傳為艮其止晁氏說之曰傳亦當為艮其背自王弼以前无艮其止之說今案古文背字為北有訛為止字之理

餘論問艮之象何以為光明朱子曰定則明凡人胷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辨正

折中曰案思不出位諸家皆作思欲不出其位思字不甚重今觀咸卦云貞吉悔忘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夫子以何思何慮明之則此思字葢不可略

愚案　折中以為當重思字最是葢山者不動之物艮之象也人心之好動莫如思然思者人所不能无聖人欲人當其境則有思過其境則无思思不出其位此君子慎思之學所以象艮也○思猶言念慮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

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

建安邱氏曰凡人所為所以易至于出位者以其不能思也思則心有所悟知其所當止而得所止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正義 伊川程子曰六在最下趾之象趾動之先也艮其趾止于動之初也事止于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然柔處下當止之時也行則失其正矣陰柔患其不能常也不能固也故戒以利在常永貞固則不失

止之道也

雲峰胡氏曰事當止者當于其始而止之乃可无咎

止于始猶懼不能止于終而况不能止于始者乎

初六陰柔懼其始之不能終也故戒以利永貞欲

常久而貞固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正義會稽虞氏曰動而得正故未失正也動而得正則止矣

白雲郭氏曰趾初象也動莫先于趾止于動之先則

易而止于既動之後則難傳言未失正者止于動之先未有失正之事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辨正　愚案本卦以形體取象二正屬腓腓隨足而動者也足欲行則腓不能獨止六二止于非所當止之地動被牽引而无以自救故曰不拯其隨如是而求快于心不可得矣此非艮之美者也舊說似誤

存疑　伊川程子曰六二居中得正得止之道也上无應援

不獲其君矣三居下之上成止之主乃剛而失中不得止之宜剛止于上非能降而下求二雖有中正之徳不能從也二之行止係乎所主非得自由故為腓之象股動則腓隨動止在股而不在腓也二既不得中正之道拯救三之不中雖咎不在已然豈其所欲哉故其心不快

紫陽朱子曰六二居中得正既止其腓矣三為限則腓所隨也而過剛不中以止乎上二雖中正而體

柔弱不能往而拯之是以其心不快也此爻占在

象中下爻放此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辨正　愚案不拯其隨則柔將妄行而不可止矣柔之妄行

以不能退而聽命于剛之故故曰未退聽也

存疑　紫陽朱子曰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聽乎二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正義　紫陽朱子曰限身上下之際即腰胯也夤膂也九三

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艮其限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列其夤矣危厲熏心不安之甚也

通論 童溪王氏曰九三下體之終也以上下二體觀之則交際之地也故曰限夫人之身雖有體節程度然其脉絡血氣必也周流會通曾无上下之間故能屈伸俯仰无不如意而心得以泰然居中令也艮其限而有所止焉則截然不相關屬而所謂心者其能獨寧乎故曰厲熏心

雲峯胡氏曰寂然不動者心之體二之艮其腓失之猶物感而遂通者心之用三之艮其限失之絶物

楊氏文源曰此爻是惡動以為靜而反至于動心者益心之與物本相聯屬時止而止時行而行則事應于心而心常泰然有意絶物則物終不可絶而心終不可靜矣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正義東谷鄭氏曰三雖止而不與物交而其危則實熏心

也

何氏元子曰以強制故危熏心艮限者強制之謂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正義山陽王氏曰履得其位止求諸身得其所處故不陷于咎也

紫陽朱子曰以陰居陰時止而止故為艮其身之象而占得无咎也

通論安定胡氏曰人之體統而有之則謂之一身分而言

之則腰足而上謂之身六四出下體之上在上體之下是身之象也夫人患不能止其身令能止之得其正使四肢不妄動故无咎也

敬菴吴氏曰視聽言動身之用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艮其身也時止而止故无咎若艮限則一于止是猶絶視聽言動而以寂滅為道者矣

折中曰案此爻不言艮其背者葢艮其背則不獲其身矣不獲其身者忘也若艮其身則能止而未能忘也

然止者忘之路故其占亦曰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正義 衡水孔氏曰止諸躬也者躬猶身也明能靜止其身不為躁動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正義 泉峯龔氏曰艮其輔非不言也言而有序所以為艮也

谷氏拙侯曰止在言前非出口方思止也然有序為

止止亦非緘默之謂也

辨正　愚案集解有序作有孚亦通

存疑　伊川程子曰五君位艮之主也主天下之止者也而陰柔之才不足以當此義故止以在上取輔義言之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五之所善者中也艮其輔謂止于中也言以得中為正止之于輔使不失中乃得正也

余氏子華曰言不妄發發必當理唯有中德者能之

辨正 愚案中正當作正中而正字當作止字蓋傳寫之訛以韵叶之可見

上九敦艮吉

正義 伊川程子曰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止于至堅篤者也敦篤實也居止之極故不過而為敦人之止難于久終故節或移于晚守或失于終事或廢于久人道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

于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六爻之德唯此為吉

紫陽朱子曰以陽剛居止之極敦厚于止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天下之事唯終守之為難能敦于止有終者也上之吉以其能厚于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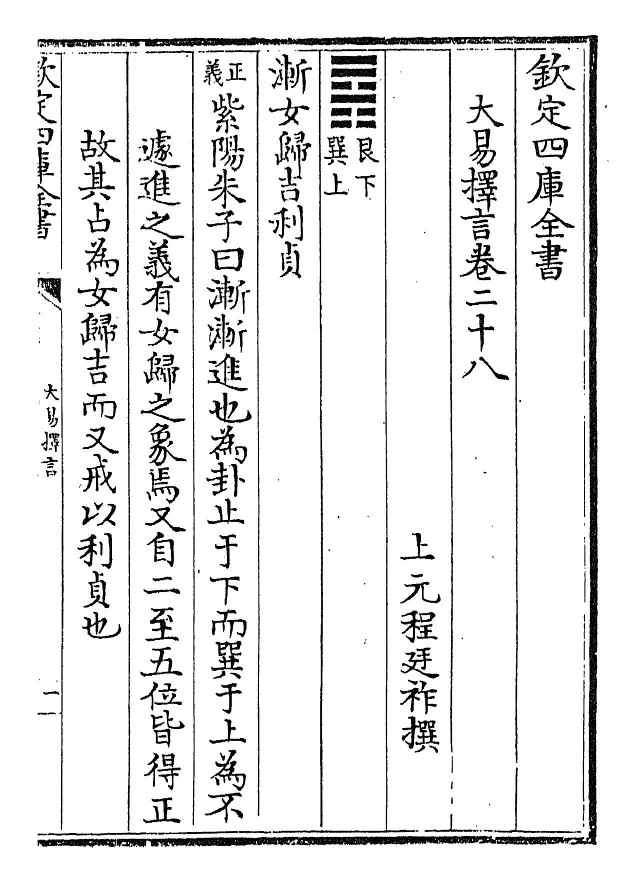
秋山王氏曰德愈厚而止愈安是止之善終者也其吉可知

通論 雲峰胡氏曰敦臨敦復皆取坤土象艮山乃坤土而

隆其上者也其厚也彌固故其象為敦其占曰吉

艮之在上體者凡八而皆吉

大易擇言卷二十七



大易擇言卷二十八

上元程廷祚撰

䷴ 艮下 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正義 紫陽朱子曰漸漸進也為卦止于下而巽于上為不遽進之義有女歸之象焉又自二至五位皆得正故其占為女歸吉而又戒以利貞也

通論雲峯胡氏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然皆以貞艮為主艮止也止而說則其感也以正是為取女之吉止而巽則其進也以正是為女歸之吉

餘論安定胡氏曰天下萬事莫不有漸然于女子尤須有漸何則女子處于閨門之内必須男子之家問名納采請期以至于親迎其禮畢備然後乃成其禮而正夫婦之道君子之人處窮賤不可以干時邀

君急于求進處于下位者不可諂諛佞媚以希高位皆由漸而致之乃獲其吉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如漸之義而進乃女歸之吉也謂正而有漸也漸進之時而陰陽各得正位進而有功也以正道而進可以正邦國至于天下也凡進于事進于德進于位莫不皆當以正也上云進得位往

有功復云其位剛得中也所謂位者五以剛陽中正得尊位也諸爻之得正亦可謂之得位矣然未若五之得尊位故特言之内艮止外巽順止為安静之象巽為和順之義人之進也若以欲心之動則躁而不得其漸故有困窮在漸之義内止静而外巽順故其進動不有困窮也

辨正紫陽朱子曰之字疑衍或是漸字

愚案之進王輔嗣解作之于進也亦通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正義伊川程子曰山上有木其高有因漸之義也君子觀漸之象以居賢善之德化美于風俗人之進于賢德必有其漸習而後能安非可陵節而遽至也在已且然教化之于人不以漸其能入乎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

縉雲馮氏曰居積也德以漸而積俗以漸而善内卦艮止居德者止諸内也外卦巽入善俗者入于外

也體艮以居徳體巽以善俗

紫陽朱子曰二者皆當以漸而進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正義伊川程子曰漸諸爻皆取鴻象鴻之為物至有時而羣有序不失其時序乃為漸也干水湄水鳥止于水之湄水至近也其進可為漸矣行而以時乃所謂漸漸進不失漸得其宜矣六居初至下也陰之才至弱也而上无應援以此而進常情之所憂也

君子則深識遠照知義理之所安時事之所宜處之不疑小人幼子唯能見已然之事從衆人之知非能燭理也故危懼而有言益不知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以不躁也无應所以能漸也于義自无咎也若漸之初而用剛急進則失漸之義不能進而有咎必矣

紫陽朱子曰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干水涯也始進于下未得所安而上復无應故其象占如此而其

占則為小子厲雖有言而于義則无咎也

辨正 愚案干水厓也鴻方次于水厓言欲進而有待也小子未成人之名人之託始于此大有所待而後進于壯盛此危而未安之時也故曰小子厲身之所處既未能安則疑謗之生非所能免然能不失其所止以待時而无苟進之愆則无咎之道也舊解未能明確

通論 資州李氏曰鴻隨陽鳥喻女從夫卦明漸義爻皆稱

焉

慈湖楊氏曰進欲其知時故以鴻為象進欲其漸故以干磐陸木陵為象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在義理實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正義伊川程子曰二居中得正上應于五進之安裕者也但居漸故進不速磐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濵所有

象進之安自干之磐又漸進也二與九五之君以中正之道相應其進之安固平易莫加焉故其飲食和樂衎衎然吉可知也

紫陽朱子曰磐大石也漸遠于水進于干而益安矣衎衎和樂意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故其象如此而占則吉也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爻辭以其進之安平故取飲食和樂為

言夫子恐後人之未喻又釋之云中正君子遇中
正之主漸進于上將行其道以及天下所謂飲食
衎衎謂其得志和樂不謂空飽飲食而已素空也
紫陽朱子曰素飽如詩云素餐得之以道則不爲徒
飽而處之安矣
通論
折中曰案六爻以鴻取進象自水涯以至山上自遠而
近自下而高也于爲最遠是士之將進而不苟進者

故在詩曰置之河之干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二雖近為時用漸于磐矣而不忘不素餐之義所謂達不變塞者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辨正 愚案九三以失位之剛處艮體之極而不知有時措之宜夫征不復以已所行為是往而不能反也婦孕不育以已所見為是執而不能化也以此而進不亦凶乎寇非必外寇凡為我害者皆是也斯時

而有以自杜其執一害道之萌則天德可見而轉敗為功矣舊說未敢謂然○夫征不復二句即艮其限列其夤之意利禦寇即蒙卦利用禦寇之意皆艮體也

存疑伊川程子曰四陰在上而密比陽所說也三陽在下而相親陰所從也二爻相比而无應相比則相親而易合无應則无適而相求故為之戒夫謂三三若不守正而與四合是知征而不知復不復謂不

反顧義理婦謂四若以不正而合則雖孕而不育

蓋非其道也如是則凶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

寇順相保也

辨正愚案羣醜同類也離羣醜者猶言離羣獨遊也失其

道者言所守不得其宜也斯時惟宜去其害我者

以從天德則可以轉敗而為功故曰順相保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正義 山陽王氏曰或得其桷遇安棲也

臨淄房氏曰進而漸于木失所也或得勁直之桷可容託足而安棲謂上附于五故无咎房氏此說可謂明于巽之

本義 紫陽朱子曰鴻不木棲桷平柯也或得平柯則可以安矣

辨正 愚案干磐陸木陵諸象皆取漸進而上之意以為鴻不木棲似猶未確爻辭言或者謂高則易危苟能

自得安身之道乃可以无咎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當漸之時四以隂柔進據剛陽之上陽剛而上進豈能安處隂柔之下故四之處非安地如鴻之進于木也木漸高矣而有不安之象鴻趾連接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桷横平之柯唯平柯之上乃能安處謂四之處本危或能自得安寧之道則无咎也如鴻之于木本不安或得平柯而處之則安也四居正而巽順宜无咎者也必以得失言

者因得失以明其義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辨正 愚案巽卦以依附天德爲義四之得桷正合其理故曰順以巽也凡言順以巽者皆謂順乎天德蒙之六五亦謂童蒙能自止以從上九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辨正 愚案九五位之至高者故以陵喻人之處此貴其德之足稱婦三歲不孕言患得之意久而不萌于心

也終莫之勝言外誘之來終不能奪吾之所好也如此則其進必以漸而德之足以稱其位也明矣其吉為何如者

存疑山陽王氏曰進得中位而隔乎三四不得與其應合故婦三歲不孕也各履正而居中三四不能久塞其塗者也不過三歲必得其願矣

伊川程子曰陵高阜也鴻之所止最高處也象君之位雖得尊位然漸之時其道之行固亦非遽與二

為正應而中正之德同乃隔于三四三比二四比五皆隔其交者也未能即合故三歲不孕然中正之道有必亨之理不正豈能隔害之故終莫之能勝但其合有漸耳終得其吉也以不正而敵中正一時之為耳久其能勝乎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辨正 愚案五有剛中之德而自行其志故曰得所願也願猶中以行願之願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正義衡水孔氏曰上九最居上極是進處高潔故曰鴻漸于陸也其羽可用為儀吉者居无位之地是不累于位者也處高而不以位自累則其羽可用為物之儀表可貴可法也

伊川程子曰上九在至高之位又益上進是出乎位之外在它時則為過矣于漸之時居巽之極必有其序如鴻之離所止而飛于雲空在人則超逸乎

常事之外者也進至于是而不失其漸賢達之高致也故可為儀法而吉也羽鴻之所用進也以其進之用況上九進之道也

辨正 紫陽朱子曰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逵謂雲路也今以韻讀之良是

折中曰陸字與九三重故先儒改作逵字以叶韻然逵儀古韻實非叶也意者陸乃阿字之誤阿大陵也進于陵則阿矣儀古讀俄正與阿叶詩云菁菁者莪在

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君子之進自下而上由微而著跬步造次莫不有序不失其序則无所不得其吉故九雖窮高而不失其吉可用為儀法者以其有序而不可亂也

紫陽朱子曰漸進愈高而不為无用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

通論雲峯胡氏曰二居有用之位有益于人之國家而非素飽者上在无用之地亦足為人之儀表而非无用者二志不在温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于此當有取焉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正義紫陽朱子曰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而其情又為以說而動皆非正也故

卦為歸妹而卦之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三五又皆以柔乘剛故其占貞凶而无所利也

張氏彦陵曰妹乃少女而從長男又其情以說而動是其情勝而不計乎匹偶之宜者故為歸妹所歸在妹不正可知故凶而无所利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陰陽交感男女配合天地之常理也歸妹女歸于男也故云天地之大義也男在女上陰從陽動故為女歸之象天地不交則萬物何從而生女之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是人之終始也以二體釋歸妹之義男女相感故以說而動所歸者妹也所以征則凶者以諸爻皆不當位也不惟位不當也又有乘剛之過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所以凶无所往而利也

平菴項氏曰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天地之大義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人之終始也

愚案歸妹與漸反對者漸動于禮歸妹動于情也動于禮者无弊動于情者其弊不可勝言矣傳一則曰天地之大義一則曰人之終始所以深明人倫之重而欲動情勝之不可也說也動也卦體不可謂之不正而此卦說與動合且内說而外動則以說為主而不得謂之皆正矣說而不正曰位不當

動而不正曰柔乘剛有此二者故彖辭直斷之曰

征凶无攸利而无他說矣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辨正 愚案雷動于上澤說于下此和而不流之象也君子

觀其象而致謹于人倫之始以永終者保其和以

知敝者節其流此用歸妹之道也舊說似未確

存疑 紫陽朱子曰雷動澤隨歸妹之象君子觀其合之不

正知其終之有敝也推之事物莫不皆然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正義　衡水孔氏曰征吉者少長非偶為妻而行則凶為娣而行則吉

蘭氏惠卿曰跛者不能以專行依人乃可娣妾之道承正室以行則吉

辨正　愚案初乃下位故為歸妹以娣之象娣以位言不以德言也程傳謂剛陽為婦人賢貞之德未確

通論

折中曰案初在下娣之象凡女之歸不待六禮備者為失禮惟娣可以從歸而不嫌于失禮少長非偶者為失時惟娣可以待年而不嫌于失時是卦義雖凶而于初則无嫌故變征凶而為征吉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女之歸居下而无正應娣之象也剛陽在婦人為賢貞之德而處卑順娣之賢正者也處說居下為順義娣之卑下雖賢何以能為不過自善其身以承助其君而已如跛之能履言不能及

遠也然在其分為善故以是而行則吉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正義 東谷鄭氏曰少女微而在下以娣媵而歸乃其常也娣媵不能成内助之功雖有其德如跛者之履耳跛者之履雖不足以有行然亦可以行者以其佐小君能相承助也如是而征則為安分故吉

辨正 愚案下位喻少女以少女為娣乃婚嫁之常道故曰以恒本義謂有常久之德亦未確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通論雙湖胡氏曰初二跛眇兌毀折象履卦六三亦兌體故取象同

愚案履卦六三一爻以陰柔在上下五剛之間故兼取跛眇之象以其不克負荷之甚也此卦初二兩爻分取跛眇之象者初在下而至賤跛言其行之不正也二處内而不明眇言其視之不正也跛則不宜妄行故履而能踐貴者之迹則征吉眇則不

宜妄視故甘處幽暗則得其正而利與履卦兑體雖同而取象有别○幽人處内而不見外之象

存疑伊川程子曰九二陽剛而得中女之賢正者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之質動于説者也乃女賢而配不良故二雖賢不能自遂以成其内助之功適可以善其身而小施之如眇者之能視而已言不能及遠也男女之際當以正禮五雖不正二自守其幽静貞正乃所利也二有剛正之德幽静之人也二

之才如是而言利貞者言宜于如是之貞非不足而為之戒也案利幽人之貞實戒辭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存與石澗俞氏曰曰未變常謂嫁者女子之常九二不願嫁似乎變常然能以幽靜自守是亦女德之常未為變常也

瞿唐來氏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此婦道之常也守幽人之貞則未變其常矣

愚案利幽人之貞言眇而能不妄視乃得處幽之道

而可常守者傳言未變常此正釋利貞之意也俞

氏來氏二說俱不可從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正義紫陽朱子曰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又為說之主女之

不正人莫之取者也故為未得所適而反歸為娣

之象或曰須女之賤者

折中曰須當從本義賤女之解為是

辨正愚案六三處說體之極欲動情勝不擇所為而甘出于至賤故為歸妹以須之象其可恥甚矣已而媿悔怨生反歸以娣不知其去以須間不容寸何則初位最下故以娣而无所嫌三于爻位稍高矣而亦為之可乎故爻辭不待言其凶咎而彖辭之征凶益即指此

存疑伊川程子曰須待也待者未有所適也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正義漢上朱氏曰六三居不當位德不正也柔而上剛行不順也為說之主以說而動動非禮也如是則賤矣故曰未當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正義安定胡氏曰剛陽之質不為躁進故待其禮之全備俟其年之長大然後歸于君子斯得其時也遲待也

通論紫陽朱子曰正與六三相反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正義衡水孔氏曰嫁宜及時今乃過期而遲歸者此嫁者之志欲有所待而後乃行也

伊川程子曰所以愆期者由已而不由彼乃其意欲有所待待得佳配而後行也

石澗俞氏曰文辭言愆期而文傳直述其志以見愆期在我而不苟從人葢有待而行非為人所棄也

行謂出嫁詩泉水云女子有行是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正義紫陽朱子曰六五柔中居尊尚德而不貴飾故為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然女德之盛无以加此故又為月幾望之象而占如之則吉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五以柔中在尊高之位以尊貴而行中道也柔順降屈尚禮而不尚飾乃中道也

秋山王氏曰上二句舉文辭下二句釋之也言五居尊位而用中故能以至貴而行其勤儉謙遜之道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正義 紫陽朱子曰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約婚而不終者也故其象如此而于占為无所利也

通論 雲峯胡氏曰曰女曰士未成夫婦也先女而後士罪在女也故无攸利之占與卦辭同

愚案彖辭之不美无過于此卦者實以内說外動成體之故而六三處說之極上六處動之極辭並不佳是彖辭之征凶无攸利惟此二爻當之彖傳曰无攸利柔乘剛也即乘剛多發于震之陰爻之例无可疑者曰征凶位不當也與六三彖傳之未當亦豈有二義乎觀此則彖辭之不美在戒夫說與動之不正者昭然矣

象曰上六无實承虚筐也

餘論

童溪王氏曰專取虛筐无實爲言者上六女子也

大易擇言卷二十八